

光景深处，  
风吹子不落

□浅水

与无患子、银杏等树相比，有些树的种子，虽然枯萎，却固执地留在树上，不愿离开。

野蔷薇过了花季，留下一丛凌乱。藤枝中，显露几簇干枯的花子。野蔷薇的种子，又叫蔷薇子、石珊瑚。猜想野蔷薇风华时，一粒粒红色的小果球，光泽艳丽，姿态优雅，有人形容它“一岁一红果，枝枝挂数颗。”到了秋深，草木凝露，惊鸿一枝，红小果累累挂在枝上，呈现出独特俏丽。我在野外，见一丛野蔷薇子，果已枯，仍然滞留在灌木间，未见掉落，也没有谁去采，似有流连之势。

蜡梅在三四月份就有了小果子，挂在枝头，青软，若小杏；七八月，失水分、干瘪；十一、十二月，黝黑，枯萎……等到又爆出鹅黄芽，舒展成冷滑的花瓣，上年的果子仍蔫头耷脑地滞在旧枝。

紫薇种子像豆荚，青嫩、透明时能看见里面的籽粒，到了秋冬，又变成深褐色的“小皂角”。子藏其中，“小皂角”紧紧地聚在树端，不见掉落。

紫薇与紫荆，一字之差，大相径庭。紫荆，花绽春日；紫薇，花团锦簇，从盛夏摇曳至深秋。俗话说，花无百日红，它却百日红。紫薇花褪，那些密如繁星的花蕊，水分失去。在它原先的枝上，一簇花在天幕渐渐隐去，数粒子凸现。花已去，奈何种子不走，它要待在这树上，看这曼妙花树在人间的光影流连。

聚八仙，琼花的变种。在暮春花瓣凋落之后，留下花骨。秋冬来看，在一朵花原来的位置，留下红、黑的子。这些子组合的图案，细看还是一朵花的形状。它让人想起风华已去，留下的这一簇花骨，在风寒冷枝上。

梓树，吾乡所见不多，我在公园里遇到一两棵。站在树下，让人想起桑梓之地。在故乡，有青青桑树和高大梓树。小时候，我养过蚕，桑树上有蚕喜欢吃的嫩桑叶，故乡的某个角落站立着高大的梓树。那时我只认得桑树，不知梓树。

想看梓树的种子，须抬头仰面，它们像短豇豆，一根一根垂挂在树上。梓树高三丈许，秋冬时，筋络透明的树叶变红黄，短“豇豆”已风干，变成深褐色。再往后，叶片落光了，短“豇豆”仍一根一根、一脸无辜地挂在高处，树是树，种子是种子。长种子、短种子、不长不短的“豇豆”种子，并不全知草木事。

枫杨的子，是养眼的翡翠绿，有腊质感。经过微温与炎热里的时光奔跑，到了秋冬，戛然而止，枫杨的子变成了无光泽的深褐色，那些早已又坚又硬的子，没有一丝被风吹落的怯意，它坚定地悬吊在纵横的枝上，像一段已然风干、挥之不去的旧感情。

梧桐，如果不是有人去采摘，也是“子不落”。梧桐是中国青桐，桐子不会轻易掉落。到了秋天，黄叶飘零，桐子缀在桐叶上，桐叶不下，桐子也不下，桐叶不落，桐子也不落。丰子恺有一幅漫画《深秋佳兴打桐子》，画中一男童拿着细长的竹竿在打桐子。

楝树子不肯去，守在树枝，谁说它只有苦？那只是人的幻觉与猜想，不然鸟怎么喜欢去啄橙黄老熟的楝子。楝子不会轻易掉落，似要把一手好牌打到底，直至打翻打烂为止。子核就在楝果里，果肉尚未老烂，肉核尚未分离，果肉噙然而去，种子才能脱离开，冬天的鸟，只啄果肉，不食果核。只有楝子老得一塌糊涂，它被鸟雀的小爪子踢腾弄跌落了，被寒风的手拂过，丢地上。楝树子落地，发出轻微的窸窣声响，轻得几乎听不见。

乌桕子赖得最久，一树好看的乌桕叶落光，到最后，自己变成一树籽花。柾子待在大树上，籽粒爆开，宛若一朵一朵小花。柾子当然不肯离开，当然任由鸟啄。没有被吃的柾子，在一夜大风之后，落了一地的籽花。说是籽花，其实是树籽，只是不肯轻易掉落，演绎出一种草木性格。

树上种子不是不落，而是去意迟迟。它有天生的倔强。它与花朵不同，花开过，就顺其自然地掉落了，花的衰败，义无反顾地匆匆离去。而种子并不着急什么，它们在等待，也在期盼。等待一只鸟，将它叼到一处阳光充足、水源充分的地方；期盼一阵风，将它强劲鼓起，随着气流远去，落到它想去的地方。

子一落，掉入泥土，大地温润，便驻扎生须。

风且吟听

□犁夫

很多年前，我在一本地理杂志里看到黄河“几字弯”的航拍图，浅黄的河水像条绸带，绕着一片翠绿的平原，旁边配着一行小字：“天下黄河富河套”。许多年后，我终于踏上这片土地，让它从纸上的符号，变成心底藏着温度的记忆——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血脉羁绊，而是一场远道而来的遇见，让我在陌生的风景里，读懂了另一种人间。

车子驶进河套平原时，正赶上4月的春风。风从阴山那边吹过来，裹着草原没散尽的寒气，又沾了黄河的湿润，扑在脸上不冷不燥，带着股特别的气息——有泥土的腥甜，有麦苗的清香，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沙粒感，像是这片土地在轻轻打个招呼。司机老周是土生土长的河套人，见我总往窗外看，笑着说：“这风啊，是河套的魂。春天吹醒庄稼，夏天吹凉地头，秋天吹熟麦子，就连冬天的风，都带着股子硬气，把雪吹得匀匀的，给地盖被子呢。”

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阴山，是在老周的指引下。那天我们从临河出发，往乌拉特中旗去，车子越往北，远处的山影越清晰。不是南方山脉那种浓绿叠翠的模样，阴山的轮廓很硬朗，像用墨笔在蓝天上勾出来的线条，灰黄色的山体上，能看见一道道深浅不一的褶皱，老周说那是“老天爷刻的年轮”。“你再细看”，他指着山的中段，“那一块颜色深的，就是狼山，以前山里真有狼呢，现在少了，只剩岩画里还留着狼的影子。”

后来真去了阴山岩画区，是跟着当地文旅局的小杨。我们踩着碎石路往上爬，阳光把岩壁晒得发烫，小杨蹲下来，指着一块布满凿痕的石头说：“你看这幅岩画，两个小人手拉手，旁边还有只鹿，老辈人说，这是先民们在庆祝打猎丰收。”我凑过去看，岩画的线条很简单，却透着股鲜活的劲儿，像是下一秒那鹿就要迈开腿跑，那两个小人就要唱起歌来。风穿过山谷，呜呜地响，小杨说：“当地人叫这‘岩画的歌’，说风一吹，先民们的故事就醒了。”

第一次站在黄河边，是在三盛公水利枢纽。黄河水缓缓流淌，水面上泛着细碎的光，远处的闸门像一道钢铁的门，把河水稳稳托住。岸边有个戴着草帽的老人，正坐在小马扎上钓鱼，我走过去搭话，老人姓王，年轻时是渠上的护水员，现在退休了，每天都来河边坐会儿。“你别看黄河现在乖，以前凶着呢。”老人手里的鱼竿动了动，“我年轻时见过黄河涨水，浑浊的水裹着草垛子往下冲，岸边的庄稼地都被淹了。后来修了这水利枢纽，它才算服了软，乖乖给地里送水。”

□梁永刚

走近一座村庄，或多或少都会看到一些形态各异的树木，如同一个个慈眉善目的老人，安详地端坐在村庄深处，守望着日月星辰、流年四季和来来往往的村人。

那些树木，或是冠如华盖的皂角树，遮天蔽日为人村撑起一方阴凉；或是虬曲苍劲的槐树，瘦骨嶙峋中散发出长者的威严；或是苍皮鳞甲的榆树，沟壑遍布的皱纹里闪烁着温和的目光；或是葳蕤蓬勃的楝树，枝丫如掌稳稳托住斑驳的时光。

村庄里的人，有老中青之分，树的家族亦是如此。在乡间，百岁老人风毛麟角，但年龄在百年甚至数百年以上的老树却并不难找。

乡谚说：“人老弯腰，树老焦梢。”人一老，腰易弯背易驼，树一老，树梢便会干枯焦黄。老人似老树，沟壑遍布的皱纹酷似龟裂的树皮；老树如老人，遒劲弯曲的树皮宛如老人的脊背。

老人与老树，犹如一对患难与共的兄弟，与村庄休戚与共，述说着岁月的无情，



着，老人提起鱼竿，一条银闪闪的小鱼挂在钩上，他笑着摘下来，又轻轻放回河里。

二

在河套文化博物院，我见到了一块巴掌大的汉代砖。砖面上刻着“屯垦”两个字，字迹已经模糊，边缘有些残缺，却被放在玻璃展柜的最显眼处。讲解员小李说起这块砖，眼睛亮得像星星：“这砖是在朔方城遗址挖出来的，汉武帝时期，卫青收复了河套，3万人到这儿屯垦。你想啊，那时候没有机器，将士们穿着铠甲，拿着锄头，在黄河边开荒，把荒地变成良田，多不容易。”

我跟着小李去了朔方城遗址，就在磴口县的一片荒滩上。远远望去，只有几处土黄色的夯土墙立在那里，像被岁月啃剩下的骨头。走近了才发现，土墙的缝隙里还嵌着碎瓦片，脚下的沙子里，偶尔能捡到一小块陶片。“这就是当年朔方郡的治所”，小李指着一处较高的土墙，“那边是官署的遗址，这边是商铺的地基，以前这里可热闹了，中原的丝绸、茶叶，草原的马匹、皮毛，都在这儿交易。你看这地面，是不是比别处平？那是因为当年铺过地砖，只是年代太久，都碎了。”

后来又去看了蜿蜒的秦长城，在乌拉特前旗的山里。那段长城是用黄土夯筑的，墙体不算高，却很厚实，顺着山势起伏，像一条黄色的巨龙，一头扎进远处的树林里。守长城的老张，家住附近的村子，守了这长城20年。“我爷爷就守过这长城，那时候还没这么多游客，他每天背着水壶，沿着长城走，看看有没有人破坏墙体。”老张蹲下来，用手摸了摸城墙的土坯：“这土还是用黄河水上的，夯得实，所以能存这么久。你看这上面的坑，有的是雨冲的，有的是以前打仗留下的

时光里的  
河套印记

九曲黄河 犁夫 摄

箭孔。”他指着一个浅坑，“我小时候在这儿捡过一个箭头，铜的，可惜后来丢了。”

在河套文化博物院，还见到了一本泛黄的《河套文化》杂志，封面是阴山岩画的拓片，里面的文章都是手写的稿子，字迹工整。小李指着杂志里的那篇《阴山岩画初探》说：“此篇的作者是李教授，现在都80多岁了，依然在研究岩画。”我翻着杂志，纸页间带着股旧书的油墨香，忽然觉得，这些文字和那些岩画、长城一样，都是河套的记忆，只是一个刻在石头上，一个写在纸上，都在悄悄诉说着这片土地的过去。

三

在河套的日子，最难忘的是清晨的街边小店。第一次吃到烧麦，是在临河区的一家老字号。店主是对中年夫妻，男的揉面，女的包稍麦，动作麻利得很。“我们家这烧麦，用的是河套的羊肉，肥瘦刚好，再加点葱姜，包的时候要捏十八个褶，”老板娘一边包，一边给我介绍，“你等着，蒸出来皮薄馅大，咬一口能流油。”

不一会儿，一笼烧麦端上来，热气腾腾的，皮薄得能看见里面粉红色的肉馅。我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，羊肉的鲜香瞬间在嘴里散开，没有一点膻味，只觉得满口都是肉的嫩和葱的香。老板娘笑着递过来一碟醋：“蘸点醋，解腻。再喝碗奶茶，咸香的。”我端起奶茶，喝了一口，温热的奶茶顺着喉咙下去，浑身都暖了。店里的客人大多是老街坊，进来就喊：“老板娘，来笼稍麦，再来碗奶茶。”老板娘应着，脸上满是笑意，那场景，像极了自家的厨房，热闹又亲切。

后来又尝了河套的烩面，是在五原县城的李婶家吃的。李婶家的院子很

大，种着几棵果树，厨房里飘着面香。“我们河套的烩面，要用河套的面粉，和得硬点，擀成宽宽的面条，再配上土豆、豆角、五花肉，在锅里焖着，让面条吸满汤汁。”李婶一边搅动锅里的面，一边说，“你看这土豆，是自家地里种的，一抿就化。”烩面端上来，装在一个大瓷碗里，面条金黄，土豆软烂，我挑了一筷子，面条筋道，汤汁浓郁，满口都是家常的味道。李婶坐在旁边，看着我吃，笑着说：“多吃点，我们河套的面养人。”

傍晚在黄河边的步行街漫步，这里有卖河套苹果梨的，有卖葵花籽的，还有卖手工剪纸的。一个卖苹果梨的大爷，手里拿着一个大苹果梨，热情地递给我：“尝尝，我们河套的苹果梨，又甜又脆，水分足。”我咬了一口，果然清甜多汁，大爷说：“这苹果梨是用黄河水浇的，所以这么甜。”

不远处的舞台上，正演着二人台。演员穿着鲜艳的戏服，唱着《走西口》，台下的观众看得入迷，时不时鼓掌叫好。我站在人群里，看着台上的演员，听着熟悉的旋律，忽然觉得，这就是河套的烟火气——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就是一碗烩面，一个甜梨，一场热闹的戏，却让人心里暖暖的，像被阳光裹着。

四

离开河套那天，还是老周送我去车站。车子驶过高大的白杨树，路边的麦田已经收割完了，只剩下整齐的麦茬，在阳光下泛着浅黄的光。

我望着窗外，忽然想起在阴山岩画区遇见的放羊老人。那天我们遇见时，他正坐在石头上抽烟，羊群在远处的山坡上吃草。他说：“我放了一辈子羊，每天都来这儿，看着山，看着羊，心里就踏实。”那时候我还不不懂，现在忽然明白了，河套的美，不是那种惊艳的美，是像黄河水一样，慢慢流进心里的，是像阴山一样，稳稳立在记忆里的。

车子到了车站，我下车时，老周递给我一袋葵花籽：“这是自家种的，你带着路上吃。记住，下次来，我还带你去看岩画，去吃稍麦。”我接过葵花籽，袋子还带着阳光的温度，心里忽然酸酸的。

火车开动时，我趴在窗台上，看着河套的土地一点点往后退，阴山的轮廓越来越远，黄河的水变成了一条细线。忽然想起小杨说过的话：“河套就像个老朋友，你来了，它就最好的都给你，你走了，它就等你回来。”

现在，我的书桌抽屉里还放着那袋没吃完的葵花籽，还有在河套文化博物院买的岩画拓片。有时候晚上看书，会想起河套的风，想起黄河边的钓鱼老人，想起李婶家的烩面。我不是河套人，却永远会把这片土地放在心里，它不是我的故乡，却是我的牵挂，是我见过的，最温柔的远方。

人山文水

最终隐匿了身影，回归了泥土。而老树却岿然不动，岁岁枯荣，挺起不屈的脊梁，书写不败的传奇，彰显生命的亢奋，成为村庄不离不弃的老活计。

老树是一座村庄的凭依，撑起了祖祖辈辈不屈的信念。一棵老树的历史，就是一座村庄的历史，也是农人与土地、命运顽强搏斗的抗争史。春华秋实，岁月无声，静默守在村庄一隅的老树，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沧桑，积淀了厚重的乡村记忆，见证了人事更迭，与炊烟、草垛、河流、瓦舍，构成了一幅深远寥廓的水墨剪影。

老树很多，盘根错节，深扎于土中，蔓延在地下，触及大地的血脉，感知泥土的律动，如一张岁月织就的大网，打捞出村庄的前世今生。根是老树的脚，虽不会行走，却在丈量着村庄与大地的距离。一燕知春，一叶知秋，老树犹如一面古老的铜镜，照出了村庄的兴衰、枯荣。

村庄里的老树，如一方祭坛，让每一位离开故乡的游子，在梦境中一次次顶礼膜拜。历尽风雨沧桑的老树，是村庄生生不息的灵魂，是农人的老亲旧眷，是一株株生长在血脉中的庄稼。

青城雪纪事  
(组诗)

□高金鹰

1

城，正被雪花穿透  
昭君的马鞍在博物院深处  
抖落最后一粒沙，雪就停了

满都海，长柳斜风  
揉碎的雪绒如梨花枝头颤悠

大地的梦在冻土深处

呢喃，麦苗来年还会在土默川

土壤

长出秋天的三次方根

此时，我正赶往旧城红砖墙的

雪景

2

将军衙署雪中石狮子融化，  
露出

清雅正九年的铆钉。将军的靴印  
留在青砖上

驼峰撞碎冰河声正在涌动

大召广场，雪在彩檐上签名  
按下快门，有人从匾额的缝隙间  
牵出马队。铃声里

结出手机壳背面的冰花

这洋洋洒洒的雪绒，分明是为

高原的喉结

敷的退烧贴

3

雪落在昭君白玉雕像的红唇  
滑落胸前，冰洁一颗透明的心脏

那未寄出的家书在展柜时空  
沉淀。汉瓦与钢构桥共享的孤

度里

有雪的反光

加快屏幕中每块城砖排便的

速度

融雪剂里析出古道瘦马的剪影  
新栽的云杉用年轮

计算地铁隧道振动的频率

还在飘飞的晶莹，像昭君  
解开毛领头篷

将白色胎衣还给高原

4

雪从九十九泉教伦沛尔  
缺口涌来。从大青山嶙峋的

脊骨

剥落。昭君的耳坠在博物院

解冻

一粒盐的重量，足够使整座城  
外卖员车灯上的冰雪融化

大黑河冰面裂变成经卷  
恍惚中战马鬃毛抖落的雪粒

正撞击地铁隧道

仿佛佛陀铃与鼓点碎成同一片

晶格

5

雪，从高原的裂口崩解  
有人用它堆砌北魏的城墙

却漏掉混凝土中的六镇骸骨

呼和塔拉的雪，正接入白塔车站  
曾经一条是河流一条是山脉的

轨道

追赶雪的人，被自身影子锁住  
无人机镜头扫描大青山岩画

输出一片液态的绿

古老的马蹄与共享单车的锁链  
在冰层下成环状时间

雪仍在滚落，以陶罐的弧度  
与数据流的速度

洞穿行走的肉身与代码

此刻苍穹的雪崩都悬停在  
半空

等你这把钥匙穿越

星诗空

日映山峦

李昊天 摄

